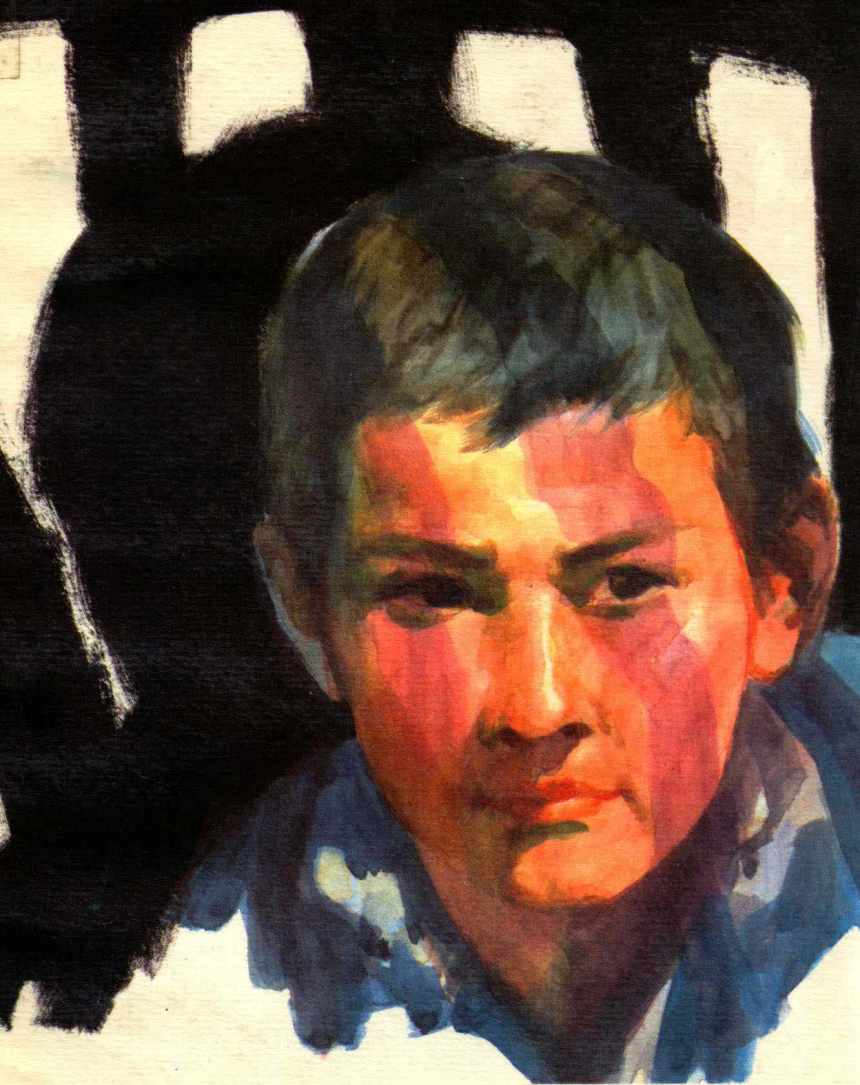


MEIYOU XISHENGDE XIAOLIESHI



没有牺牲的小烈士

没有牺牲的小烈士

张 伦 基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8年·沈阳

没有牺牲的小烈士

张 伦 基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插页：9·字数143,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4次印刷

印数173,801—176,800

ISBN 7-5315-0148-1/I·13

定价：1.65元

目 录

开 头	1
第 一 章 火车上的奇遇	4
第 二 章 叔叔家的秘密	10
第 三 章 爬烟囱	17
第 四 章 打铁的师傅	24
第 五 章 苦难的家史	29
第 六 章 大棚里的误会	36
第 七 章 硫磺搬走了	42
第 八 章 开导	47
第 九 章 放哨	53
第 十 章 梦里的笑声	58
第十一章 同蔓的苦瓜	64
第十二章 有趣的刘根	71
第十三章 大刚要走了	76
第十四章 截车	83
第十五章 娟子和韩大婶	90
第十六章 意外获得的线索	98
第十七章 侦察	105

第十八章	仓库里闹鬼·····	114
第十九章	深夜救小刚·····	120
第二十章	巧合的盗窃案·····	125
第二十一章	深受启迪的走访·····	132
第二十二章	江边的喜讯·····	139
第二十三章	大刚师傅回来了·····	145
第二十四章	在船上开的会·····	152
第二十五章	威震考场·····	161
第二十六章	偶然发现的涵洞·····	169
第二十七章	二进仓库·····	178
第二十八章	在下水道里·····	188
第二十九章	大铁桥下·····	196
第三十章	智吊冲压机·····	202
第三十一章	换伞·····	208
第三十二章	锤炼·····	215
第三十三章	大刚捎来的信·····	222
第三十四章	特别任务·····	227
第三十五章	舍己救亲人·····	232
第三十六章	砬子顶上的青松·····	237
结 尾	·····	241

开 头

初冬季节，带着刀子似的小北风，呼呼地刮着。垂柳的“绿裙子”被撕破了，一缕一缕地往地上抖落；枫树的“红褂子”被扯碎了，一片一片地随风飘荡。唯独那抗严寒傲霜雪的青松，在寒风中显得更加挺拔，更加翠绿了。

在江城造纸厂后边名叫砬子顶的山头上，有一棵青松，枝叶长得特别茂盛，有的枝杈从高高的树干上伸展下来，几乎要触到地面；有的枝桠弯曲着向一侧伸去。形态雄伟壮观，奇特别致。

因为这棵松树有一段不平凡的来历，所以经常吸引着许多人前来进行有意义的活动。

这天，一队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顺着山坡爬了上来。一个个仰着小脸，越爬越近，身影越来越大，象似长呀，长呀，一转眼的工夫就长高了似的。他们脖子上的红领巾，随风飘荡，象似山坡上突然绽开了朵朵红花。他们天真的笑声，为砬子顶增添了生气和活力。

到了砬子顶上的大松树下，孩子们个个鸦雀无声。这棵苍劲的青松，给人们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站在树下，就会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

一位白发苍苍的女教师站在队伍的前边，以温柔而庄重的声音说：“同学们，今天又有一批同学加入了少先队。我们选了这个地方，讲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课，让我们踩着英雄们的脚印走，沿着革命老一辈成长的道路茁壮成长！……”

前排的几个同学用手轻轻摸着自己胸前的红领巾，后边的同学，仰着红扑扑的小脸，望着眼前这棵大松树。

松枝随风摇曳，发出飒飒的响声。那枝从树干上伸展下来的枝杈，象似青松伸出的一双巨手，亲切地轻轻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老教师慢慢地抬起手来，整理一下被松枝掠散的头发，然后把手轻轻地搭在松枝上说：

“同学们，你们可曾知道在民主革命阶段，有多少老前辈，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人类的解放，在他们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

老教师说到这里，用双手示意让孩子们坐下。孩子们静悄悄地规规矩矩地坐在高低不齐的石头砬子上。几十双水灵灵的眼睛眨动着，象在花朵上滚动着晶莹的露水珠。

“同学们，请看这块石碑。”孩子们的目光，顺着老师的指向，一下子都集中到青松下那块白色的石碑上。这块宽不到二尺，高不到一米的石碑上，刻着“烈士小剛 永垂不朽”几个工整大字。

老教师慢慢地解下自己脖子上系的红领巾，双手托着，庄重地搭在石碑上。然后转过脸来，指着石碑对孩子们说：

“这块石碑上，虽然刻着小刚的名字，而小刚呢，他还活着，他是一个没有牺牲的小烈士……”

孩子们一双双流露着诧异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眨动，象似对老师说：活着的人怎么能叫烈士呢？已经立了碑的人怎么还活着呢？他们多么渴望老师能给他们讲讲小刚的故事啊！

老教师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她搬来块石头，坐在石碑跟前，开始讲这位没有牺牲的小烈士的英雄事迹。……

第一章 火车上的奇遇

一九四三年三月，已经打了春，出了九，该是河开雁来的季节了，天气还是那么冷。尖溜溜的小北风，拧着劲地刮，真是春寒冻骨头啊。一辆火车，发怒似的呼哧呼哧地从一个山洞钻出来，又钻进另一个山洞，朝着辽东的江城开去。它象一头夜间出洞猎食的野兽，在山坳里横冲直撞。铁路两旁的树木、电柱，象似被这只野兽惊起的飞鸟，疾速地向后飞逝。

这辆货车，共拖了二十八节车厢，有装着木材、煤炭的敞车，有装着棉布、粮食的瓦罐。其中有一节敞车，上边蒙着一块绿色的苫布，不知里边盖着什么秘密。

在灰蒙蒙的月光下，只见得那绿色的苫布底下有一个东西在蠕动，忽而把苫布顶起个包，象似要从这里穿个窟窿，忽而这个包又塌落下去。过了一会儿，两只皱得象干柴棍子似的小手伸了出来，抓住了车厢板，接着探出来一个戴着破毡帽头的小脑袋。圆圆的脸盘，被烟熏得墨黑，一双机警有神的大眼睛，警惕地朝外边撒目着。他想看看天亮没亮，也想知道火车到了什么地方。他没到过江城，江城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半点也不知道，只是曾听妈妈说过，江城有一架很长很长的铁桥，而妈妈也没亲眼见过，她是听本家叔叔说的。眼下，借着月光朝外看，远处是茫茫的山野，近处是湍急的河

流，连个大铁桥的影子都没有。江城啊，到底还有多远啊！他两眼望着河边一棵棵垂柳，被大风吹得前仰后合，象似披头散发的老母亲在狂风中呼唤着被野兽叼走的孩子：“孩子——我的心肝啊，孩子……”

眼望着凄凉的景色，勾起这孩子的心酸。他耳边好象真的响起了妈妈的喊声：“小刚——孤苦伶仃的孩子啊，你在哪？”小刚两眼灌满了泪水，慢慢地把头缩回苦布里，两只小手放在嘴边哈哈气，然后把身上那件补丁盖不住棉花的破棉袄往里搭一搭，紧了紧腰里扎的那根麻绳，朝草包垛里偎一偎。

小刚一边扒拉着草包，心里象似说，你们挤一挤，让个地方我暖和暖和，都是受苦逃难的人，互相多照应些吧。那死沉沉的草包，动也不动，象是根本没瞧起这个没买票的小乘客。小刚生气了，噘着小嘴，用力朝那个碍事的草包踢了一脚。

那个草包的肚子被踢破了，从里边淌出一些象煤块一样的东西。小刚心想：从奉天^①扒上这节车厢，已经伴着这些草包度过半宿，走了几百里路了，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于是他好奇地抓起一把，就着从苫布缝中透进来的月光看看，发现这是一些分量不重黄澄澄的东西。他又用舌头尖舔一舔，认出来这是硫磺。

硫磺，小刚从小就认识。他知道硫磺能配药治病，治疗疥疮就少不了硫磺。那年，妈妈生了疥疮，腰里、手指丫里鼓起些大脓泡，就是用硫磺配的药膏治好的。他还知道硫磺

①伪满时称沈阳为奉天。

可以配制炸药，在山东家时，他见过本家的一个五爷，用硫磺配制炸药，放炮炸石头。一饭碗炸药，能把磨盘大的石头崩到半空里。

小刚紧紧攥着手里的硫磺，心想，要把这节车厢里的硫磺全都配成炸药，用火把一点，那个劲才大呢，十架大山绑到一块也能崩平，五条大河连在一起也能填平，那火光准能把这黑乎乎的天照得通红通红。

小刚正想着，突然听到车厢外有扒车的响声，他情不自禁地浑身哆嗦了一下，接着，牙帮子磕得“咯咯”直响，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心里核计：有人发觉我藏在这里？是我扒车的时候被人家盯上了，还是方才探头张望的时候让人家瞅见了？……小刚正在想怎么办时，绿色苫布被掀开一个角，有两个黑影蹿上车来。这两个人既没带枪，也没有大声呼喊，而是悄么声地用手捏捏草包，看样子是想鉴别一下草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不象是要来抓人的架势。

贼，一定是贼。在小刚的印象里，恨偷东西的贼，和恨土匪、大财主一样，他们统统属于坏人这个圈里的。他常记住爹爹嘱咐的那句话：“人穷志不短，饿死不作贼。”小刚十一岁那年跟妈妈去赶集，不知哪里响了一枪，炸集了，火勺、面鱼、杏子……满地骨碌，他一个都不拣。一次，上姑姑家去借粮，没借回来，空着口袋往回走，路上拾到半面袋子地瓜干，小刚硬是坐在那里等人来找，直到傍晚把地瓜干交还给失主才回家。同村里一个和小刚很要好的小朋友，在人家地里抠了两块地瓜，打那以后，小刚一气之下，半年多没理他。谁要是做贼，谁就是他的死对头。

谁曾想，在半路上又意外地碰上了这么两个敢扒火车的大贼，他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是自己是个刚刚十四岁的孩子，无法对付这两条大汉。机警的小刚，马上预感到这两个贼如果发现了，一定会夺走自己身上仅有的一元钱，他赶忙从破棉袄兜里把妈妈留给他的那一元钱摸出来，藏到破毡帽头的夹缝里。

这时，那两个黑影，哈腰抡起两草包硫磺，象抡一个装谷糠的枕头一样扔到车下。小刚一看他们果然下手了，忙往后偎，一只手把住车厢板，随时准备从苫布缝里钻出去逃走。

“谁？”两个黑影听到车厢的一角有响声，同时把身子趴在草包上，压低嗓音喊了一声。有一个高个子的黑影，还从后腰上摸出了什么家什。

小刚一看被他们发现了，嗖的一声从苫布缝里钻了出去，顺着小铁梯子爬下车厢，踩着挂钩，又抓住另一个瓦罐车的小铁梯子，爬到瓦罐车的顶棚。他的动作是那样敏捷，简直就象一只小猫。

这时，火车正经过一个小站，一个手提信号灯的人，发现了瓦罐车上有人，喊了声：“有人扒车！”然后用手中的信号灯朝尾车上直晃。坐在尾车里的两个押车人，看着车上的人在哪里，听站台那个人这么一喊，就慌里慌张地举起枪来，朝空中砰砰砰放了三枪。小刚回头一看，那两个黑影随着枪声一先一后地跌到车底下去了。

小刚以为两个贼被枪打死了，觉得他们罪有应得。可是他马上又意识到，自己可能也暴露了。他们要是逮住自己，

问扒到火车上来干什么，问和那两个贼是什么关系，怎么回答呢？糟糕，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他预感到这场乱子闹大了，一场大祸马上就要落到自己的头上。心想：火车马上就会停下，火车一停，就会有人来抓我。说也奇怪，这火车不仅没停，反而越开越快，直开到前一站，才被红灯挡住，紧急煞车停住了。站台上早就聚集了一大帮人，手电筒晃来晃去，有几个人胆虚虚地爬到车顶上去搜巡。

小刚躲在车轴辘底下，朝前一点一点地爬着，一直爬到火车头底下，想瞅个空子往外跑。可是离车头不远的地方，已经布置了岗哨，想跑也跑不成了。这时火车司机同他的助手从车头上走了下来，好象根本不知道火车上发生了什么事，大声喊着：“出了什么事啦？值得这样兴师动众的！”说完晃着手中的手套，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朝站台走去。

小刚在车底下听到司机那浓重的家乡口音，觉得特别耳熟。但一时又记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听见过他的声音。就在这个当口，有几个从车厢顶上下来的人，猫着腰搜索车下，一束束的手电光在车底下晃来晃去。小刚觉得形势不妙，车底下很难藏身了。怎么办？难道就在这里等他们来抓吗？死逼无奈，他趁司机朝站台走去的空子，飞快地爬上了火车头，心想躲一阵算一阵，总不能轻而易举地落到他们手里。

车上车下全搜过了，连个人影也没发现。一个个嘴里骂骂唧唧地朝车站的票房子走去。他们想都没想到，他们所要逮的人竟然藏在火车头里。

天渐渐地亮了，能够辨别出人的模样来了。小刚发现那个火车司机又朝火车头这边走来了。糟了，这一回再也没有

地方躲了。在危急中他发现司机的座席下边，有个空当，他蜷着身子钻了进去，一动不敢动。这时他又听到那个司机不耐烦地说：“虚惊一场，搜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小刚两眼猛地一亮，心里咯噔一下，这一次他听清楚了，这是本家二叔肖万丰的声音。一准错不了。头年二叔老母亲去世了，他和他哥哥肖万年回家处理后事，多次到小刚家串过门。开始他说是留在山东家不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卖掉了老母亲留下的两间小破房子又走了。小刚这次到江城来，就是扑着他们哥俩来的。太巧了，小刚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正巧遇到了磨破铁鞋也难寻的亲人。

当肖万丰登上火车头的时候，小刚从座位底下仔细端详一下肖万丰，果然是他。“二叔！”小刚轻声地叫了一声。肖万丰愣怔了一下：“谁？”他一时还没弄清这喊声从哪发出来的。

“我是小刚。”小刚从座位底下探出小脑袋，见肖万丰不敢认他，忙补充说：“我爹叫肖万春。”

“是你？小刚。”肖万丰惊奇地问着，又忙回头朝车外望望，转过头来急切地问：“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刚觉得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三言两语说不清道不明，没有回答二叔的问话，只是咧着嘴笑了一下，墨黑的小脸，露出一排雪白的小牙。

“别出来。”肖万丰朝小刚摆摆手。小刚急忙又把小脑袋缩了回去。

站台上发出了开车的信号。肖万丰等助手一上车，就拉响汽笛，火车徐徐开动了。

第二章 · 叔叔家的秘密

火车到了江城，这是终点，再也不往前开了。在车头排汽的工夫，小刚在汽雾中下了火车头，然后在肖万丰的掩护下，顺利地离开了江城火车站。

小刚走出车站，吊在半空里的那颗心，总算落了下来。可是心里还有点后怕，走几步就回头望望，总觉得身后象似有人在追他。

马路上，正在行驶的汽车，冷不防笛地响起一声刺耳的喇叭声；人力车夫狠力一捏车把子上的橡皮球，发出咕嘎嘎的难听的叫声；赶大车的老板抡起大鞭子，啪的一声，能把耳朵震聋了……所有这些响声，都象逗趣似的诚心吓唬小刚，使他的心一惊一炸地抖动。

肖万丰大步流星地走着，小刚带着小跑在后边跟着。头上冒汗了，身上这件破棉袄也觉得太沉了。过了一道水泥砌的大坝门之后，小刚一眼就望见了横跨江上的两座大铁桥。靠东边这架，脊梁骨凸了起来，象传说中不驯服的蛟龙，横卧在江面上。离它不远，还有一架脊背呈半圆形的大桥，并排躺在那里，远看，威风凛凛。江水，绿油油的，浪花闪闪，象眨动眼睛的星星。浪头扑到铁桥脚下，泛起白花，象似那一对蛟龙迈开脚步要爬上岸来。

“二叔，这就是江城，对不对？我妈说过，江城有一架大铁桥……”小刚有点兴奋了，拽着二叔的衣襟问。

二叔没有吱声。小刚回头一看，二叔正擦着一根火柴，两只手捂着火，点着了一支烟。他借此机会，仔细端量了一下二叔的长相。只见他身材不高，但很壮实。四十五、六岁的年纪，两眼略微深陷。由于经常熬夜，眼窝有点发青，但眼睛却炯炯有神。身上穿着蓝色的铁路制服，一排铜钮扣闪闪发光。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子，显得特别精神。

小刚望着二叔那若无其事的表情，心里暗想：二叔的胆子真大，方才在火车上发生了那么一场大乱子，在他心里好象根本不当一回事儿。大概他经历的事太多了，可能有好多事比方才那件事大得多呢！二叔的肚子里真象能跑开船的大江啊。

俗话说，江水涨潮，河沟水高。二叔那镇静的情绪影响和鼓舞了小刚，他也挺起腰板，大模大样地走着，象似向人们示威：我！我什么都不怕！

二叔又领着小刚转了几个弯，来到一个比较热闹的街面，东一摊人，西一摊人，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手提着一根线吊起的酒壶，在人群围成的圈子里手舞足蹈，这是拉地摊变戏法卖膏药的；有的穿着道士服，一本正经地给那些愁眉苦脸的人判断吉凶，这是摆摊算卦的；有的站在高凳上，手里提着件估衣，嘴里喷着唾沫星子叫喊着，这是叫行拍卖的；还有用两把菜刀掳在一起，“呱唧呱唧”地拍打着自已发了紫的胸脯叫街的……饭馆里用勺子敲打马勺，卖切糕的用切刀拍打着案板，他们各自以传统的方式来招揽生

意。

这里是在江上使唤船的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叫后潮沟。使唤船的人成家的少，单身汉多。跑一趟船挣回来几个钱，商人们就在这个小闹市开钱栈、开当铺，甚至开妓院，象撑起一个大口袋，诱使这些人往里扔钱，使这些光棍汉们手里不存隔夜钱。

肖万丰领着小刚穿过小巷，走胡同，转弯抹角地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这里有三间矮小的草房，房子可能漏雨，屋顶上还盖着几张破席子，席子上搭着几根两头拴着砖头的草绳子。房前院子挺大，四周用苞米秸夹了个障子。

肖万丰推开障子中间的一扇用高粱秸编的门，掏出钥匙把门打开，进到屋里，回手又把门关上。屋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做饭用的炊具外，几乎一无所有。炕上铺着一张破席，席上放着两卷破行李，地上有两条长板凳。地面很潮，窗上糊着窗户纸，只在中间镶着一块巴掌大的玻璃。这个屋里有个特点，门特别多。后门能通后边的胡同，还有一个小门能通到山墙上用土坯搭的小厦子。

小刚心想：这大概就是二叔的家了。

肖万丰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小刚是怎么来的之后，就生火烧了一锅热水，然后，从破行李底下摸出一把剃头刀子，拍拍小刚的肩头说：“来，我给你剃剃头。你看，头发长得象栗蓬窝子了。”

肖万丰把小刚的头发洗好之后，唰唰地剃了起来，一大片一大片的头发茬子从小刚的头上滚落下来。

“十几啦？”肖万丰问。